

我的乡村情结

■王雁鸣

人，也许很多时候都活在梦想当中，尤其像我这样喜欢写写画画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人。呼吸乡村的空气喝乡村的水长大，行为举止，性格爱好，包括思想情感，便会像空气和水一样注入血脉，无论灵魂还是肉体都会留下深深烙印。

40 年前，我师专毕业被分配到衡东石湾教书，呆了两年，就想方设法要调回衡阳县，即便有很要好的朋友和关系很不错的学生。

在哪生活不是生活，在哪工作不是工作呢？石湾也算得上美丽且繁荣的小镇，但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我眼里那是别人的乡村，在我心里那不是我的乡村。

我的乡村在衡阳县。

那里有我再熟悉不过的山水，有我淳朴善良的亲人，有我勤劳节俭的乡亲，有我儿时天真无邪的梦。

西渡镇一校一呆就是八年。期间，我教学生写作文，组织学生办文学社，叫他们热爱家乡，要他们多回老家走一走，多去看望老家的亲人，多观察老家的变化，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写到作文里就会是一篇好东西。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山水田林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花一草，一枝一叶，所有的孕育，所有的生长，所有的美丽与英俊，茁壮与繁华，都离不开这片土地。我常常感到庆幸，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子孙。

课余，我跟好友梦蛟、柏生一起拍照片钻暗房，把从乡下拍回来的整理好，配上标题和文字，往报刊上投，居然东一张西一张获了不少奖。每次拿到稿费或者奖金，大家都少不了聚拢来炒几个菜喝上几杯。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周而复始，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以生命的方式留下基因，以生活的方式打下烙印，怕是永远也洗不尽抹不去忘不掉。几个人翻来覆去地讨论，话题总离不开农村，绕不开农民。他们两个是馆员，我是教员，各自有过各自的快乐与苦衷。喜怒哀乐也好，甜酸苦辣也罢，哪怕有再多的苦再多的痛，我们也不会想到要离开这片生养之地。即便有一天我们站得再高，走得再远，行装改了，户籍换了，语言变了，那一身泥土味道和乡村气息，也一定会藏不住，瞒不了，洗不掉。几个人脸红脖子粗，不喝到半夜不罢休。

因为发表不少文艺作品，我改行去了宣传部，从事对外宣传和新闻报道工作。百把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省吃俭用，买更好的相机更多的胶卷，自己再花钱费时跑市区或钻暗房冲洗照片。一年四季背着个相机揣着个笔记本往乡下跑，为乡村作新闻采访拍摄宣传乡村。后来调到文化局，为搜集整理衡阳县文化旅游资源，我跋山涉水，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山水和村落。总觉得所有地方都是我应该去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又是拍又是写，不是图片就是文字，什么时候都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儿。白天采访采风，晚上构思写作，把自己忙成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在家乡的土地上忙乎，根植自己的乡村，觉得心里踏实。

曾经，市里边好些个单位想要把我调过去，搞新闻搞宣传搞研究都行，连沿海地区好几家报社都有来商量调动的意向，可我始终没有为那些美好的前途和前景动心，以至于不少朋友包括同事说我傻，柏生他们说我实在太认真太执着。

到了文联岗位，我第一时间就把本土文艺爱好者团结起来汇聚拢来，成立协会团体，挂牌建文联机关，创办机关刊物《新衡阳》，让大家有个家，有个可供“耕作”的园地。

尤其最近这十年，赶上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几股强劲的东风，走进追梦逐梦圆梦的新时代，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未来的梦想都可以很好地去实现了。

2012 年一开春，我便着手策划和组织全县首届油菜花节，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引起轰动。昔日被埋在湘南的这颗“明珠”终于闪闪发光，令世人刮目相看。

从那时起，每年春天和秋天，我带领作协诗协音协摄协和美协会会员们开展“上山下乡”文艺采风创作，配合一年一度的油菜花节、乡村音乐会、书画摄影作品展和两三年一届的“欢乐潇湘·幸福衡阳”主题节会展会和竞赛活动，

定主题，选角度，包括构思构图谋篇布局，引导会员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各自擅长的手法描绘山川风物，刻画乡土人情，表现生产生活，突出时代变化。

党中央吹响“脱贫攻坚”的号角，文联也汇入了这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攻坚战行列。因为人手少，我便自告奋勇作队员，下乡进村入户。出不了钱就出力，为脱贫农户做报道，为攻坚队员做宣传，组织送文艺进村活动，办展览搞演出，鼓舞斗志，提振士气。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 and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这几年，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创新创业。积极争取各方重视和社会各界支持，在岢岚峰、界牌、金兰和洪市等地建设文艺采风创作和惠民服务基地，引导和组织协会团体会员走进乡村入驻基地，靠前采风下沉，创作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调动和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和努力创作的热情。

累了乏了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到乡下去，约上三两个好友，找一个幽静舒适的地方，呆一段时间或者小住几天。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喝几口清甜的山泉水，炒几个农家自产的土菜，放下心头的重负，写点随心所欲的文字，或者哼几首经典的老歌，梦风花雪月，看日出日落。

二三十年前没有实现的梦想竟然在退休后的生活中实现了。退休的第一天，我去南岳后山界牌一个朋友家住了一晚，虽然是西式洋房，但身居山区，气温比山下明显低了很多，体会到乡村仲夏夜的恬静与清凉。

前不久又去了洪市，在王辉的“诗人农场”呆了四天三晚，住进土砖砌的木楼，体验到了梦想中小木屋的味道。白天挑水劈柴扫庭院捡板栗，夜晚伴着月亮背靠星光听小松鼠爬上屋顶的脚步声入睡。几个晚上，朋友们喝酒唱歌，我吹着洞箫助兴，大家都觉得好像找回了青春年少时多梦的记忆。

柏生这次也来了农场，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这是我们这三四十年中少有的共聚时光。

洪市是我的老家，我很感恩这片生养之地。感恩它给了我善良淳朴的心地，给了我耿直率真的秉性，给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坦荡无私的襟怀，当然也给了我文艺的志趣和创作的激情。同时更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乡村振兴正在蓬蓬勃勃地兴起，所有美好的梦想正在变成和必将变成美好现实。



制图:何芬

走夜路回家

■邓亚楠

我现在是一个人寄居在衡阳。

单位开完会，已经晚上八点半钟。我到办公室收拾下，喝口水，关上电脑，然后关灯、关电、关门，按指纹打卡，从四楼走到一楼大坪，才发现天空飘着小雨。

必须拿伞。于是坐电梯回到四楼，开启办公室门拿伞。然后再下楼，又到大坪。怪了，刚才飘着雨滴，几分钟光景却没了。

但伞必须带上。走夜路不带伞，下雨咋办？这回潮天气，说下雨就下雨了。

路过传达室，保安师傅喊我看报纸。我招手说：“很晚了，要早点回去。”

平时我经过传达室，总要自觉进去，翻阅当天的报刊。

但是时间晚了，我就坚决不进传达室，免得耽误时间。若进去，与熟悉的保安师傅寒暄几句，打开话匣子，没半小时脱不了身。

从单位大门口出来就是太阳广场，沿长丰大道笔直走，回到华耀碧桂园十里江湾的家，正常情况，走路需要五十分钟。

我平时久坐办公室，下班需要走路。现在天气凉了，又很适合走路。健身需要，坚定我走路的决心和信心。

我一边看手机时间，一边甩开步子出发。我一只手提着轻便公文包，一只手拿着伞。穿过延安路，就到了“都市春天”楼下，再往前走，到了教育局地盘。前面就是“唯歌 KTV”，再往前就是衡阳图书城。

其实走路蛮好玩的。城市里大街小巷都是水泥硬化路，人行道上铺设精美的瓷砖，抑或是草沙路，人走在上面，非常赏心悦目和舒坦。

经过一个路段，穿越马路，有时要等红灯。等就等呗，遵守交通规则是硬道理，我又不急着赶时间。虽然要遵守的规则太多，但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

时代发展太快了，只几年、十几年光阴，城乡大变样，车子多如牛毛。想起我祖父辈，那个时候生活在偏远山区，他们一辈子都没来过衡阳，多么的遗憾啊！

而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现代化都市，享受着城市的各种便利，出门都是坐车。就算不坐车，走路都是不沾泥的漂亮街道。

我将回家的路划分为三段：从太阳广场到船山大道蒸湘区政府算一截，从区政府到长丰大桥上桥算一截，从长丰大桥到十里江湾观澜小区算一截。

这么划分，每一段基本上是差不多远的距离。每当我走到一个标志路口，就算完成了一个目标。接着再走下一个。每个标的十多分钟，时间不长，路途也不远。

我带着优哉游哉的心态走，感觉格外惬意。

走夜路回家，有很多好处。一是安静。虽然夜晚街上还是车多人多，但毕竟比白天少多了。有时，走在街上，一个人感觉好安静，好空旷。二是可以尽情阅读世界。人在街上走，风景到处有。放眼望去，全是人、车、房、店铺等风景，目不暇接。正是这些错落有致的风景组成美好的人世间。街上的风景层出不穷，看不完，阅不尽。

只要你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的人，就会时时处处发现生活的美和真谛。特别是走在大街上，满眼的风景像会说话的人，会告诉你很多人生道理。也许这就是书本上说的“从无字句处读书”呗，但终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穿过蒸水河上的长丰大桥，看宽阔的河岸两旁人行道上闪烁的路灯，加之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照耀出来的灯光，风景实在太美了，简直像“天上人间”。风乍起，吹皱一江河水。夜晚的河水，在两岸璀璨灯火的映照下，微波荡漾，泛起层层金色的光芒。我甚至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忍不住多看几眼“一江两岸”的夜景风光。

桥头旁边耸立着十几栋安置房，远处的安置房飘来“夜歌子”的声音。那哀婉凄惻的男高音，如泣如诉，穿透夜色，是在吊唁祭奠某位逝去的老人。

但我不感到一丁点儿害怕。这是在城里，到处灯火辉煌，谈何“怕”字！不像在乡下山村，老了人唱“夜歌子”，一个人走夜路就会令人毛骨悚然。

在城里走夜路回家，街道两旁路灯连绵不断，亮如白昼。

我经过都司街华耀小学门口，就进入观澜小区领域，到家了。

时间还早着呢，我回去煮饭吃，填饱肚子，还不到十点钟哩。

走夜路回家，我心里一直亮堂着。